



2019年1月15日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第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第1526(2004)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的第二十三次报告。该报告是按照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a)段的规定，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第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的。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函和该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
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
第1267(1999)号、第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
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迪安·特里安夏·查尼(签名)



2018 年 12 月 27 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第 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a)段给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号、第 1989(2011)号和第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我谨提及第 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a)段，其中安全理事会要求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每六个月以书面形式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号、第 1989(2011)号和第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全面独立报告，第一份最迟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提交。

因此，我根据第 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向你转递监测组第二十三次全面报告。监测组指出，报告以英文原件为准。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协调员

埃德蒙·菲顿-布朗(签名)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 2368(2017)号决议提交的第二十三次报告

摘要

国际恐怖主义仍是会员国严重关切的一个全球安全问题。2018 年 7 月至 12 月期间,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遭受的与国际恐怖主义团体有关联的袭击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这些袭击主要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a所为,但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基地组织(QDe.004)的当地附属机构更为活跃。在全球范围内,伊黎伊斯兰国及其附属机构仍构成主要的、资源最充足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而基地组织在许多地区依然很顽强,很活跃,并保持着国际扩张的雄心。虽然因受人鼓动而发动的恐怖活动仍然很多,但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成功袭击次数有所减少。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伊黎伊斯兰国虽然还未被击败,但其位于该国东部的残余领土据点仍面临巨大军事压力。伊黎伊斯兰国已表现出决心抵抗,并有能力进行反击。多个会员国报告称,伊黎伊斯兰国继续从一个领土实体演变回一个秘密网络,这一进程在伊拉克比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推进得更快。(在伊拉克,伊黎伊斯兰国已于 2017 年被击败。)伊黎伊斯兰国仍然由阿布·巴克勒·巴格达迪^b领导,领导小组规模很小,分散又分权,领导小组正在指示一些作战人员返回伊拉克加入那里的网络。该组织正在省一级建立这一网络,采用的组织结构与中央领导层所涵盖的关键职能相对应。其目标是在核心地区生存、巩固和重新崛起。如果成功,伊黎伊斯兰国可能会重新关注外部恐怖行动,但目前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缺乏指挥国际袭击的能力。

尽管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区人员的回返和重新安置的速度比预期的要慢,但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仍是一个尖锐问题。许多人仍在战斗,而其他人则处于拘留、处置、过境、安置和回返的不同阶段。其他冲突地区的大多数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来自本地区,而不像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区那些人员需要回返。

会员国依然对阿富汗、菲律宾南部、也门、索马里、利比亚、乍得湖流域和萨赫勒地区的局势表示关切。全球恐怖主义的潜在驱动因素仍然存在,基地组织重新崛起或出现新的变异或组织的风险依然存在。不能指望最近受人指使的国际恐怖主义袭击减少的趋势能够持续下去。

监测组询问了国际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重叠情况。重叠程度存在地区、战区和团体差异。尽管证明伊黎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与跨国有组织犯罪存在系统关联的证据有限,但监测组的确了解到这些组织的附属机构与跨境犯罪活动之间存在重叠,其中在萨赫勒和其非洲邻近地区尤为明显。

^a 列名为伊拉克基地组织(QDe.115)。

^b 列名为易卜拉欣·阿瓦德·易卜拉欣·阿里·巴德里·萨马赖(QDi.299)。

目录

	页次
一. 威胁概述	5
A.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现状	5
B.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正在构成全球威胁.....	5
二. 区域趋势	7
A. 黎凡特	7
B. 阿拉伯半岛	8
C. 非洲	10
D. 欧洲	15
E. 中亚和南亚	16
F. 东南亚	18
三. 影响评估	19
A. 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及努斯拉阵线经费筹措的第 2199(2015)号决议	19
B. 关于文化遗产的第 2347(2017)号决议	20
C. 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转移者的第 2396(2017)号决议	21
四. 制裁措施	22
A. 旅行禁令	22
B. 资产冻结	23
C. 武器禁运.....	23
五.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25
附件	
制裁名单个人和实体提出或涉及的诉讼	26

一. 威胁概述

A.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现状

1. 2018 年下半年，针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继续进行。截至年底，该团体唯一的领地是在靠近伊拉克边境幼发拉底河流域中部哈金镇附近的一小块地方。伊黎伊斯兰国在这一区域一直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伤亡惨重，但却表现出了顽强的战斗力，甚至有可能发动反击。

2. 伊黎伊斯兰国仍由阿布·巴克爾·巴格达迪¹ 领导，但其核心领导层已沦为一个分散团体，为数不多的领导成员各负责多项任务，其中包括被视为对伊黎伊斯兰国秘密网络的生存至关重要的职能：金融、后勤、军事、情报、安全、理论和媒体。² 2018 年期间，伊黎伊斯兰国的媒体宣传量下降，其宣传的质量和声称对袭击负责的可靠性也相应下降。

3. 在伊拉克，伊黎伊斯兰国正在大步过渡为一个秘密网络，现正处于过渡、适应和巩固阶段，力求为重新崛起创造条件。伊黎伊斯兰国的重点是当地行动，经常发动攻击，企图暗杀官方和平民目标，以恐吓和削弱敌人并制造不稳定局势，在伊拉克构成重大威胁。³

4. 在伊拉克，伊黎伊斯兰国已经开始发展省一级力量，确定合适的人员、训练地点和军事制造地点，并在省级层面上复制中央领导职能。虽然中央提供一些资金，但省级网络必须计划在财政上实现自给自足。实现这一点就涉及绑架勒索和敲诈，并设想重建资金落实时利用重建资金。⁴

5. 目前，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净流入伊拉克，以加强伊拉克正在形成的网络。然而，一些会员国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叙利亚网络将形成与伊拉克网络类似的形式。在这两个国家，伊黎伊斯兰国将努力将自身树立为“边缘化社区捍卫者”。袭击什叶派目标是为了加剧宗派紧张。伊黎伊斯兰国将试图破坏或加剧破坏稳定、重建、服务提供和对被拘留者的处理，使人们更加支持其拒绝阵线做法。预计其重心将仍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B.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正在构成全球威胁

6. 与 2017 年相比，2018 年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的全球外部攻击大幅减少。相对于伊黎伊斯兰国外部行动活动最激烈的 2015 至 2016 年，受人指使的成功攻击数目已经锐减。虽然这些趋势表明全球安全有所改善，但会员国感到关切的是，受人鼓动而发起的袭击具有不可预测性，且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声称决心继续在全球鼓动和煽动这种袭击。

¹ 列名为易卜拉欣·阿瓦德·易卜拉欣·阿里·巴德里·萨马赖(QDi.299)。

² 会员国资料。

³ 会员国资料。

⁴ 会员国资料。

7. 伊黎伊斯兰国仍然是一个全球组织，该组织领导层仍对这一组织进行集中控制。尽管与其附属机构沟通的次数和提供的资源减少，但仍在与其附属机构沟通，并向其提供资源。这种情况很可能会继续下去，因为对伊黎伊斯兰国来说，表现出相关性和力量以及能够宣称其“全球哈里发国”的领导地位非常重要。如果伊黎伊斯兰国重新进入允许其进入的空间，并重新投资于其外部攻击规划能力，受人指使的攻击就会死灰复燃。⁵

8. 关键领导人和行动人员流失也是全球外部攻击和阴谋减少的一个因素。伊黎伊斯兰国名声受损可能是其在军事上逐渐失势，继而削弱了其构成国际威胁能力的另一个方面。与此同时，伊黎伊斯兰国与恐怖主义活动的联系仍然比任何与之竞争团体都多，因此其构成的威胁依然最大。伊黎伊斯兰国对攻击航空和使用化学、生物、放射性和核材料仍然感兴趣。它也是近期最有可能实施大规模复杂攻击的组织。⁶ 与此同时，离开冲突区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或从监狱获释或由于其他原因而重新活跃起来的前期回返者，将增加这一威胁。

9. 会员国估计，活跃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伊黎伊斯兰国好战分子人数在 14 000 至 18 000 人之间，其中包括多达 3 000 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大约 2 000 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也被拘留在这两个国家，还有更多的家属。一个会员国估计，30% 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已经离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前往不同国家，通常是原籍国。有些人打着难民和劳工移民的幌子进入这些国家，企图在平民中隐藏自己。

10. 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核心冲突区的作战人员并未大量转移到其他冲突地区。加入核心区外区域分支机构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本地人。一些无法进入核心冲突区的“旅行未遂者”被转移到其他地方或自行前往其他地方，转移前有些人可能在过境地点待了很长时间。与那些倾心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的人相比，加入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在其核心区外的附属组织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总人数很少。⁷

11. 基地组织可以利用伊黎伊斯兰国战略恐怖活动的空档期自行发动重大袭击。伊黎伊斯兰国在其核心地区、阿富汗北部和菲律宾南部遭到了重大军事挫败。在一些地区，基地组织比伊黎伊斯兰国更强大。其领导层似乎越来越雄心勃勃：2018 年，艾曼·穆罕默德·拉比·扎瓦希里(QDi.006)发表了 12 次讲话，而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只发表了两次讲话。

12. 一个会员国估计，与基地组织结盟的黎凡特解放组织⁸ 在伊德利卜省大约有 20 000 名战士：比更具有全球意识的与基地组织结盟的赫拉斯-迪恩或在伊德利

⁵ 会员国资料。

⁶ 会员国资料。

⁷ 会员国资料。

⁸ 列名为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QDe.137)。

卜省只有大约 500 名战士的伊黎伊斯兰国更加强大。黎凡特解放组织还拥有重型武器和大量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13. 在全球范围内，诸多会员国预测武装分子会在不同团体之间流动。伊黎伊斯兰国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在基地组织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可能会选择加入当地的基地组织附属机构。随之而来的风险是基地组织变得越来越强大，或者出现新的联盟或突变。

二. 区域趋势

A. 黎凡特

14. 伊黎伊斯兰国领地丧失迫使该团体放弃了在不久的将来控制一个所谓地域上的“哈里发国”的想法。但是，其通过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的声明和网上宣传，保有并继续推动这一愿景。会员国估计，伊黎伊斯兰国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的剩余兵力约为 14 000 至 18 000 名好战分子，其中包括多达 3 000 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据估计，伊拉克拘留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人数约为 1 000 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拘留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人数不足 1 000 人(加上 500 多名家属)。许多会员国正在努力查明这些被拘留者的国籍。

15. 各方对滞留伊拉克的伊黎伊斯兰国武装作战人员的人数估计各不相同。一个会员国估计，大约有 3 000 名活跃的伊黎伊斯兰国武装作战人员；另外一些会员国认为，滞留的作战人员应该更多。会员国注意到，伊拉克境内持续存在的威胁既来自该国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残余分子，也来自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入伊的作战人员，特别是进入他们建立了安全庇护所的阿尔安巴尔和尼尼微沙漠。2018 年年中，在伊拉克北部，伊黎伊斯兰国成功地控制了检查站，并从检查站伏击了在该地区活动的伊拉克部队。据报，在迪亚拉省和萨拉赫丁省，伊黎伊斯兰国小股人员正在派出少数作战人员开展监视活动。

16. 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小股人员开展各种活动，试图破坏政府权威，造就无法无天的氛围，阻碍社会和解，增加重建和反恐的财政负担。他们开展的活动包括绑架勒索赎金、定点暗杀地方领导人以及袭击政府公用事业和服务部门。

17. 众多其他因素在推动潜在激进化过程，这其中包括大量境内流离失所者。据报，伊黎伊斯兰国小股人员寻求进入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进行灌输和招募，特别是在被迫离开迪亚拉、萨拉赫丁和尼尼微的人的营地中进行灌输和招募。伊拉克监狱和拘留设施内被拘留者严重超员，这也成为了激进化的一个发源地。

18.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伊黎伊斯兰国唯一残余领地是在靠近伊拉克边境幼发拉底河流域中部哈金镇周围的一小块地方。据估计，哈金地区的作战人员人数在 3 000 人至 4 000 人之间，伊黎伊斯兰国部队中大多是伊拉克作战人员。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部持续存在的军事压力是造成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企图向北逃往土耳其的原因，但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人被拘留，导致上文提到的相关统

计数据持续增长。另一些人，主要来自伊拉克籍特遣队，正在结成小队越境返伊，并在伊拉克境内重建队伍。

19.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团体继续构成重大威胁。黎凡特解放组织仍是该国最大的恐怖团体。另一个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团体，赫拉斯-迪恩，正在稳步发展并吸引着对黎凡特解放组织幻想破灭的战士们前来投奔。该团体的领导层与艾曼·扎瓦希里及其核心圈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与此同时，黎凡特解放组织及其核心组成部分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QDe.137)中仍有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并与基地组织核心保持联系。会员国评估，基地组织很可能会专注于招募幻灭的伊黎伊斯兰国成员进入赫拉斯-迪恩，因为这一新成立的基地组织分支机构可能比其他机构更有能力吸引新成员。当伊黎伊斯兰国将赫拉斯-迪恩标榜为“多神教的守护者”并鼓励向其发动攻击时，这种担忧就很显而易见了。⁹

20. 据信，伊黎伊斯兰国以多种方式保存其财政储备，包括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储备大量现金。也有人认为，伊黎伊斯兰国将一些现金走私到邻国以确保安全保管。据评估，保护财政储备的第三种手段是通过投资合法企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军事行动的波动情况为伊黎伊斯兰国偶尔进入该国东部产油区的提供机会，进而通过基本方法直接开采一些石油。更常见的做法是，伊黎伊斯兰国从当地开采中勒索钱财。一个会员国称，伊黎伊斯兰国将大部分金融资产隐藏了起来，一旦机会再现，其战略意图仍然是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

B. 阿拉伯半岛

21. 会员国评估称，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QDe.129)仅限于也门。在也门，该团体的领导人长期受到军事打击的压力。尽管有这种压力，但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将其领导力和专长转移到其队伍中。据评估，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已从折损中复苏，重新组织起来，并设法利用当地社区庇护其成员。¹⁰ 该团体目前的目标是沙巴瓦省和阿比扬省的也门安全官员、阿比扬省的阿拉伯联盟安全地带部队，以及挑起与沙巴瓦省和哈德拉毛省部落精英部队的冲突。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成功表现在它与主要的城市、部落和青年民众以及领导人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和互利感。

22. 该地区会员国提供的资料表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已被驱逐出其在夏卜瓦省西部 Markhah 区的一些长期据点，并重新部署到贝达省。尽管如此，但该团体经受住了这一挫折，仍然咄咄逼人，继续进行游击战和战略撤退，进行轰炸和暗杀，特别是以政府官员为目标。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仍希望将其恐怖行动扩展到其他地区，但这一野心可能会因也门目前的状况和叛乱分子民兵之间的冲突而受挫。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面临的财政困难也降低了其曝光度，迫使其主要局限于与阿拉伯联盟的间接冲突，特别是在南部各省。

⁹ “伊黎伊斯兰国呼吁攻击赫拉斯-迪恩”，该组织的《新闻周报》(*Al-Naba'*)第 129 期，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在《电报》上发表。这是伊黎伊斯兰国首次公开提到赫拉斯-迪恩；该团体呼吁穆斯林“为他们不相信真主而与他们作斗争”。

¹⁰ 会员国资料。

23. 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人员继续分布在穆卜拉港以及哈德拉毛省其他地区。胡塞民兵对萨那的控制帮助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与当地部落建立联盟，并在也门南部获得支持，支持其自封的与胡塞作战的角色。该团体在哈德拉毛省山谷和阿比洋省、拉哈杰省、夏卜瓦省、贝达省和马里卜省以“伊斯兰教法辅士组织”的名义开展活动。一些会员国报告称，胡塞武装一直在与也门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协调，在他们利益一致的某些地区寻求战术上的协调。¹¹

24. 会员国的资料表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有两个分支：一个以当地社区内的敌人目标，另一个是在卡西姆·穆罕默德·迈赫迪·里米(QDi.282)的指导下以西方和区域利益为目标，并负责对驻也门的阿拉伯联盟进行人力和技术渗透。

25. 会员国评估称，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目前的重点是自我改组，并建立一个主要由该团体的新老成员组成的有效的情报部门。在这些努力中还推出了一系列名为“秘密与风险”的新传单，目的是为秘密行动保护措施提供指导，避免渗透。此外，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还实施了几项新的作战人员安全措施。例如，除非得到领导层的授权，否则限制人员间进行电话通信；严格禁止使用智能手机。不遵守这些措施将受到纪律处分。¹²

26. 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继续与其他附属机构合作。一份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和青年圣战运动(青年党)(SOe.001)的联合声明表明，这两个团体在通过红海向青年党控制的索马里领土输入武器和设备贸易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贸易是由与两国的贩运和走私网络有联系的小股人员进行的。¹³

27. 会员国报告称，基地组织核心发布了一项指令，规定了其附属机构的行动范围，这导致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在也门境外的活动减少。与此同时，该团体在也门内部的指挥和控制力量薄弱，难以有效沟通。该团体继续鼓励在西方发动独狼袭击。尽管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之间自 2014 年以来一直实行互不干涉的谅解，而且尽管副领导人哈立德·奥马尔·巴塔菲(未列名)于 2018 年 6 月发表声明称，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与也门其他激进组织的关系良好，但 2018 年 7 月，贝达省的 Yakla'和 Qayfah 地区爆发了局部冲突。这一事件发生后，而且在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驱逐了伊黎伊斯兰国在巴伊达的大部分据点之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以“伊斯兰教法辅士组织”的名义发表了一项声明，敦促恢复合作，允许两个团体的作战人员经过对方领土时予以放行。¹⁴

28. 会员国评估称，也门的伊黎伊斯兰国现在只有几个流动训练营，其在整个也门的作战人员也越来越少，在穆罕默德·坎安-萨亚里(据信已被打死)的继任者 Abu Shaker al-Muhajer(未列名)的领导下，伊黎伊斯兰国集中在焦夫省的

¹¹ 会员国资料。

¹² 会员国资料。

¹³ 会员国资料。

¹⁴ 会员国资料。

Thahra 地区。¹⁵ 该团体想在贝达省的 Qayfah 战线站稳脚跟也是举步维艰。伊黎伊斯兰国在贝达省的活动现在主要包括保护该团体的领导人及其家庭成员。该团体现有四个旅，每个旅有 60 名成员。相对而言，很少有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正前往也门加入伊黎伊斯兰国或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

29. 伊黎伊斯兰国在也门的行动资金依赖于外部支持。据报，现金由中间人通过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走私到邻近的海湾国家，然后进入也门。该团体的财务主管 Sanad Al-Jazrawi(未列名)经常前往马哈拉省的 Ghaydah 市去取钱。资金有时也由新成员带来，或通过海路走私到荷台达省和沿海地带。¹⁶

C. 非洲

1. 北非

30. 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继续对当地和邻国构成重大威胁。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一些会员国估计，利比亚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人数有所减少。然而，伊黎伊斯兰国的行动区沿阿吉达比亚和的黎波里之间的海岸扩大，向南延伸至福卡哈和塔齐布。这意味着其活动增多，地理分布扩大。该团体越来越多地在崎岖的 Haruj 地区附近的塞卜哈省和朱夫拉省以及库夫拉省的几个集中点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¹⁷ 伊黎伊斯兰国经常突袭和占领城内派出所，以展示实力并夺取武器。伊黎伊斯兰国在欧盖莱、兹利坦、富盖哈和塔济尔布反复使用这一战术。¹⁸

31. 2018 年 9 月，伊黎伊斯兰国对的黎波里国家石油公司总部发动重大袭击，11 月对马布鲁克油田发动重大袭击。该团体宣布，其认为利比亚境内的石油设施和外国公司是合法的袭击目标。¹⁹

32. 伊黎伊斯兰国在塞卜哈、朱夫拉和库夫拉对当地人进行绑架勒索。这是该团体日益增长的收入来源。²⁰ 2018 年 10 月，伊黎伊斯兰国在朱夫拉最大城市富盖哈发动突袭，绑架了一些知名人士，并提出只有释放被利比亚国民军抓获的两名领导人才能释放被绑架者。²¹ 伊黎伊斯兰国领导层面临的其他挫折包括，隶属于的黎波里民族团结政府的特别威慑部队在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QDe.011)前成员 Abdelhakim al-Mashout(未列名)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为伊黎伊斯兰国效命后返回利比亚时将其抓获。²²

¹⁵ 会员国资料。

¹⁶ 会员国资料。

¹⁷ 会员国资料。

¹⁸ 会员国资料。

¹⁹ 会员国资料。

²⁰ 会员国资料。

²¹ 会员国资料。

²² 会员国资料。

33. 尽管伊黎伊斯兰国依然具有战斗力，但利比亚东部的基地组织却因失去德尔纳而遭受挫折。利比亚国民军宣布德尔纳圣战者协商委员会²³ 军事指挥官 Abd al-Ghaffar Mansour al-Tashani 已死，并逮捕了该团体 200 多名成员，其中包括梅拉伊·阿卜杜勒-法塔赫·哈利勒·祖格比(QDi.223)。

34. 在突尼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QDe.014)下属的奥克巴战士旅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发动了两次重大袭击：一次是 2018 年 7 月针对詹杜巴省国民警卫队一支巡逻队发动了袭击，另一次是 10 月对尚比山区的一支军事车队发动了袭击。尽管发动了这些袭击，但据信该团体只有大约 50 名作战人员，其活动仅限于卡塞林山区和竖杜拜山区。²⁴ 该团体的哈立德·沙伊布和穆拉德·阿尔·加尔萨利等大多数领导人去世后，该团体的力量被削弱。²⁵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突尼斯伊斯兰教法辅士组织(QDe.143)无动静。在持续的军事行动的压力下，其残余部队可能已经转移到利比亚。²⁶ 一个会员国提到，在山区可能仍有一个由大约 30 名作战人员组成的、隶属于伊黎伊斯兰国的相对不活跃的团体。

35. 针对于 2014 年 11 月宣布效忠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的耶路撒冷支持者所发动军事行动在西奈继续进行。会员国评估，与上一个报告所述期间相比，与该团体有关联的作战人员人数未发生重大变化(见 S/2018/705，第 33 段)。

2. 西非

36.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QDe.159)仍然是萨赫勒地区最主要和最危险的恐怖组织，也是基地组织最成功的成员之一。“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是一个由来自伊斯兰捍卫者组织(QDe.135)的大约 100 至 150 名作战人员、来自廷巴克图酋长国(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QDe.014)撒哈拉分支)的 50 至 100 名作战人员、来自穆拉比通组织(QDe.141)的 50 至 80 名作战人员和来自卡蒂巴特·马西纳(前马西纳解放阵线)的大约 500 名作战人员组成的联盟。²⁷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也在萨赫勒地区开展活动，估计在梅纳卡、安松戈、古尔马和蒂拉贝里有 100 至 200 名作战人员。²⁸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和“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最近至少在三次袭击中合作。²⁹

37.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目前由伊亚德·阿格·加利(QDi.316)领导。他的副手贾迈勒·阿卡沙(又名 Yahia Abou el Hammam)(QDi.313)负责行动，并于 2018 年谋划了在瓦加杜古、通布图、塞瓦尔和贝尔的袭击。³⁰ 这两位领导人与

²³ 德尔纳伊斯兰教法辅士组织(QDe.145)的又名。

²⁴ 会员国资料。

²⁵ 会员国资料。

²⁶ 会员国资料。

²⁷ 会员国资料。

²⁸ 会员国资料。

²⁹ 会员国资料。

³⁰ 会员国资料。

卡蒂巴特·马西纳的领导人阿马杜·库法在 2018 年 11 月 8 日的宣传录像中一同露面，据报阿马杜·库法已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被杀。³¹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地区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德鲁克德尔(QDi.232)确保与基地组织核心组织联络，所有战略决定都需与其进行协商。³²

38. 在通布图酋长国和伊斯兰捍卫者组织的支持下，卡蒂巴特·马西纳已经发展成为马里中部的一个以种族为基础的叛乱团体。³³ 库法的死打乱了该团体的阵脚，但除非随后采取进一步的反恐行动，否则这可能是暂时的。³⁴ 在布基纳法索，伊斯兰辅士组织的叛乱活动不断增多，令会员国关切。其领导人加法尔·迪科(未列名)声称独立，但其团体接受了伊斯兰捍卫者组织的培训和卡蒂巴特·马西纳的业务支持。³⁵ 来自富拉尼族的 1 000 名作战人员导致马西纳、古尔马和布基那法索长期成为了战区，因此反叛乱成为一项重大挑战，需要的资源超过了反恐怖主义。³⁶

39.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长期采取一种不对称战略，发动三种类型的攻击：使用小武器或简易爆炸装置的简单攻击，这类攻击经常发生；使用小武器和简易爆炸装置相结合发动更复杂的袭击，这类攻击不太常见；以及投入大量作战人员、使用间接射击和若干简易爆炸装置发动的复杂攻击，例如 2018 年 10 月 27 日在贝尔发生的袭击，此类攻击需要“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具有规划能力。³⁷

40. 走私和相关跨国犯罪活动为萨赫勒地区的恐怖主义团体带来了财政资源。穆拉比通组织的重点是绑架勒索赎金和贩运麻醉品、武器和汽油。³⁸ 于 2018 年 10 月被杀的 Al-Mansour Ag al-Kassam 既是 Katibat Gourma 的领导人，又是伊斯兰捍卫者组织的一名主要后勤人员，还是一名车辆走私者。³⁹ 苏丹·乌尔德·巴迪(未列名)为支持大撒哈拉伊斯兰国曾参与非法采矿和走私汽车零部件。他于 2018 年 8 月向阿尔及利亚当局自首。⁴⁰ 最后，利比亚的安全局势导致贩运人口者现在被迫取道恐怖分子控制下的领土，并须缴纳过路费。⁴¹

³¹ 会员国资料。

³² 会员国资料。

³³ 会员国资料。

³⁴ 会员国资料。

³⁵ 会员国资料。

³⁶ 会员国资料。

³⁷ 会员国资料。

³⁸ 会员国资料。

³⁹ 会员国资料。

⁴⁰ 会员国资料。

⁴¹ 会员国资料。

41. “伊斯兰国西非省”拥有 1 500 至 3 500 名作战人员，在乍得湖流域的三国边界地区活动，是伊黎伊斯兰国在非洲最强大的附属机构。⁴² 2018 年，在阿布·穆萨阿布·巴纳维(未列名)雄心勃勃的行动议程下，“伊斯兰国西非省”的运作能力不断增强。⁴³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伊斯兰国西非省”对军事基地和城镇发动了多次袭击，杀害了 700 多名尼日利亚士兵。⁴⁴ 该团体夺取了现金资源和军事装备，包括武器、弹药和车辆，并发展了无人侦察机能力。⁴⁵ “伊斯兰国西非省”的宣传越来越咄咄逼人；与 2018 年上半年相比，网上声明增加了五倍。

42. “伊斯兰国西非省”从该地区以前的战斗中吸取了教训。在从当地居民中招募人员方面，其采用了恐吓和鼓励相结合的办法。该团体避免了武装力量的过度扩张，而且 2018 年其军事推进没有被任何一次重大逆转所削弱。⁴⁶ 其信心正在增强，而且少数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可能已经加入该团体。⁴⁷ 该组织内讧导致其两名领导人 Mamman Nur 和 Ali Gaga 被杀。⁴⁸

43. 与此相反，人民致力传播先知教导及圣战(博科圣地)(QDe.138)在 Sambisa 森林和尼日利亚-喀麦隆边境遭遇军事挫折。⁴⁹ 其骚扰民众、维持资金和缴获设备的能力已经减弱，阿布巴卡尔·谢卡乌(QDi.322)及其副手目前的重点是生存。⁵⁰ 2018 年，该团体的自杀行动减少了 70%，对军事目标的袭击减少了 50%。⁵¹

3. 东非

44. 青年党仍然是基地组织的战略分支，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并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有合作。该团体作战人员人数众多，有能力发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破坏基础设施的高冲击力攻击。会员国评估称，2018 年下半年，青年党选择了城市游击战，在索马里境内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减少。青年党在摩加迪沙建立了强大的阵地，由一个特别营提供支持，加强了其能力。该营通过由最多五名成员组成的小股人员开展行动，得到大量后勤支助，并在最近的袭击中展现了先进技能。

45. 青年党在财政上自给自足，并继续通过精心设计的两级收税系统实现收入来源多样化：一种是征收货币税，另一种是征收非货币税。⁵² 除其通常的收入来源

⁴² 会员国资料。

⁴³ 会员国资料。

⁴⁴ 会员国资料。

⁴⁵ 会员国资料。

⁴⁶ 会员国资料。

⁴⁷ 会员国资料。

⁴⁸ 会员国资料。

⁴⁹ 会员国资料。

⁵⁰ 会员国资料。

⁵¹ 会员国资料。

⁵² 会员国资料。

外(见 S/2018/14, 第 40 段和 S/2018/705, 第 49 段), 青年党还通过向当地居民提供收费基本服务, 保住了影响力和吸引力。⁵³ 例如, 与政府司法机构相比, 普通民众更喜欢青年党的法庭。鉴于每天审理的案件数量众多, 法庭收费增加了该团体的资源。这一稳定的收入来源为支付作战人员和行政人员的薪金这一经常费用以及支付给地方上有影响力者和社区福利方案的特许权使用费提供了资金。⁵⁴

46. 青年党继续利用与邻国之间漏洞百出的边界开展入侵、交易、招募作战人员和缴获武器、车辆和设备等活动。⁵⁵ 2018 年末, 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行动放缓, 因为该团体改变了招募策略, 将目标对准了当地人和跨境社区, 这些人在开展本地行动和寻找安全避难所方面占地利, 能够避免被发现。⁵⁶ 此外, 会员国报告称, 青年党通过威胁索马里境内和边境上家有年龄在 20 至 30 岁人员的家庭, 加强了强迫征兵。

47. 会员国注意到, 2018 年年中, 伊黎伊斯兰国在索马里的附属机构在摩加迪沙展示了行动能力, 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力量, 但没有动摇青年党的主导地位。伊黎伊斯兰国声称对摩加迪沙发生的几起小规模袭击和暗杀政府官员和商人事件增多负责。一个会员国评估称, 2018 年 7 月, 伊黎伊斯兰国人员在 **Abdikadir Mumin**(未列名)的指挥下, 在 **Bakaara** 市场和摩加迪沙郊区的 **Ceelasha Biyaha** 地区建立了小股团体。另一个会员国评估说, 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夫戈耶和索马里中南部也很活跃(见 S/2018/705, 第 47 段)。此外, 伊黎伊斯兰国在邦特兰有一个区域媒体平台, 通过该平台彰显其存在并播放宣传、报道袭击和当地新闻。

48. 尽管伊黎伊斯兰国最近在摩加迪沙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一些会员国评估称, 邦特兰的伊黎伊斯兰国正在疲于应对人员减少问题, 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一些中层指挥官与其支持者叛变, 以及在袭击拒绝向该团体纳税的政府官员和商人过程中多名特工死亡。一个会员国评估称, 伊黎伊斯兰国大约有 300 名作战人员分布在甘达拉和博萨索地区的不同地点, 而 **Iskushubuan** 地区是其训练和武器储存基地。这些武器大多是在也门购买的。

49. 会员国注意到, 伊黎伊斯兰国和青年党在邦特兰共存, 但青年党覆盖面广。由于部族关系, 两者都获得了当地社区的支持, 这两个团体的情报机构还开展合作。2018 年年中, 青年党释放了所有同情伊黎伊斯兰国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并允许他们留在青年党控制地区。

⁵³ 会员国资料。

⁵⁴ 会员国资料。

⁵⁵ 会员国资料。

⁵⁶ 会员国资料。

D. 欧洲

50. 伊黎伊斯兰国虽然指挥攻击的能力减弱，但继续在欧洲构成重大威胁。最近“独狼”发动的袭击减少了，这意味着即使是激发这种攻击的能力可能也正在式微。⁵⁷ 尽管如此，伊黎伊斯兰国的指挥和控制系统与不同欧洲国家的个人之间最近又重新出现了沟通。⁵⁸

5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返回原籍国的欧洲回返者人数相对较少；然而，奥马尔·迪亚比(QDi.342)领导的主要由法国国民组成并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活动的团体预计会被击败，这可能导致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返回欧洲。“旅行未遂者”仍然是一个问题，2018年9月在荷兰挫败的重大恐怖主义袭击计划就说明了这一点。

52. 据评估，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的媒体和宣传行动在欧洲的影响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有所下降。伊黎伊斯兰国直接进行的宣传减少的同时，重复利用的材料、声称对袭击负责的不可信声明和持续进行的在线信息传递增加了。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的教程仍可在网上查阅。一个欧洲会员国报告说，鼓吹伊黎伊斯兰国的宣传现在已是本土制造。

53. 监狱系统内罪犯的激进化仍然是一项重大挑战(见 S/2017/573，第10段)，2018年12月11日斯特拉斯堡袭击事件就是一个例子。⁵⁹ 在法国，500名被判犯有恐怖主义罪的被拘留者被关押在监狱中。据报另有1200普通犯人人已激进化。到2025年，这1700人中约90%的人将被释放。⁶⁰ 安杰姆·乔达尔(QDi.419)在2018年10月获释前夕被列入名单，几个欧洲国家的安全官员正在密切观察他，在这几个国家，目前尚未列名的类似个人可能很快就会被释放。⁶¹

54. 西巴尔干国家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暴力极端主义构成的总体威胁被评估为中至低度。会员国成功破坏了该区域的恐怖主义袭击计划，并强调指出其业余性质。这可能反映了伊黎伊斯兰国核心更广泛的趋势，其重点是鼓动当地行为者的攻击，这些行为者有时可能未接受核心内战斗人员所受过的培训。

55. 约有1000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从西巴尔干国家前往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冲突区，尽管该区域观察到激进活动，但这些人往往意识形态意识薄弱。其中，据报有100人被杀，300人返回；其余的人下落不明。⁶² 所有前往冲突区的人都被各国当局登记，各国当局报告说，在该区域广泛交流了有关此类

⁵⁷ 会员国资料。

⁵⁸ 会员国资料。

⁵⁹ 会员国资料。

⁶⁰ 会员国资料。

⁶¹ 会员国资料。

⁶² 会员国资料。

作战人员活动的信息。会员国还报告称，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在返回后被拘留和起诉。一些回返者对伊黎伊斯兰国或努斯拉阵线表示失望。

56. 由于西巴尔干地区的反恐措施，通过面对面招募进行的激进化已经显著减少；现在在线灌输和通过社交媒体招募在填补这一空白。

57. 在俄罗斯联邦，自 2018 年初以来，已查明并解散了 35 个伊黎伊斯兰国小股团体，约 775 人被控支持恐怖活动，数千个宣扬暴力极端主义的网站被查封。⁶³

58. 在欧洲，会员国报告称，伊黎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之间没有任何合作。

E. 中亚和南亚

59. 伊黎伊斯兰国正在寻求扩大其中亚的活动范围，已呼吁主要在费尔干纳流域针对公众集会发动恐怖主义袭击。2018 年 7 月 30 日，伊黎伊斯兰国声称对 4 名外国骑行者在塔吉克斯坦被杀负责。11 月，伊黎伊斯兰国宣称，其一名战士对引发塔吉克斯坦库贾德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骚乱的袭击负责。身为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国民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正试图利用哈萨克斯坦作为进出该区域的过境通道。2018 年，50 名中亚国民在哈萨克斯坦被拘留，其中 30 人因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原因被通缉。自 2012 年以来，约 100 名曾加入恐怖主义团体的哈萨克国民(男女皆有)已被遣返或引渡到哈萨克斯坦。⁶⁴

60.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伊玛目布哈里战斗营(布哈里营)(QDe.158)和主要由乌兹别克国民组成的努斯拉阵线的一个营 Khatiba at-Tawhid Wal Jihad(KTJ)，各有约 200 至 300 名战斗人员。据报告，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约 40 至 50 名战斗人员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加入了黎凡特解放组织。据报告，相同人数的哈萨克国民加入了代尔祖尔省 Hajin 地区的伊黎伊斯兰国。许多乌兹别克人要求从土耳其被驱逐到大韩民国，据估计，大韩民国的乌兹别克人总数在 20 000 至 30 000 人之间。据报告，大韩民国境内的一些乌兹别克移民工人已激进化，是资助极端分子前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旅行的资金来源之一。⁶⁵

61. 在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10)分裂为一些依赖塔利班的小团体。来自伊斯兰圣战组织(QDe.119)和 KTJ 的中亚恐怖主义分子为塔利班战斗人员提供军事训练。其中一些团体渴望渗入中亚，但塔利班却迫使他们集中攻击阿富汗政府。

62. 目前，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据点在楠格哈尔、库纳尔、努里斯坦和拉格曼等东部省份。据估计，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总兵力在 2 500 至 4 000 名好战分子之间。⁶⁶ 据报告，伊黎伊斯兰国还控制了阿富汗的一些训练营，并在包括

⁶³ 会员国资料。

⁶⁴ 会员国资料。

⁶⁵ 会员国资料。

⁶⁶ 会员国资料。

喀布尔在内的阿富汗各城市建立了一个由一些小股团体构成的网络。伊黎伊斯兰国当地领导人与该团体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的核心保持密切联系。重要人员由中央领导任命，宣传录像的发布是协调一致的。

63. 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主要活动集中在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袭击上，包括在喀布尔发动的袭击。2018年，据评估，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实施了38次恐怖主义袭击。⁶⁷ 伊黎伊斯兰国的目标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军事人员、阿富汗军队和警察、阿富汗特种部队军官、塔利班、外交官、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雇员、记者和医疗机构，以及被伊黎伊斯兰国认为是软目标的宗教少数群体。2018年的战斗季节对阿富汗部队来说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季节，他们认为目前的局势非常严峻。

6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北部的阵地遭受严重挫败。2018年7月，约1000名塔利班人员对伊黎伊斯兰国在朱兹詹省的阵地发动进攻。据报告，共有200名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被打死，254人向政府部队投降，25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向塔利班投降。监测组的对话者认为，朱兹詹省“清除”了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但他们也评估认为，少数塔利班分子——约170名在法利亚布、100名在萨尔普勒和50名在巴尔赫的战斗人员——仍然同情伊黎伊斯兰国。在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 Abu Sa'id Bajauri 于2018年7月14日被杀后，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领导委员会任命 Mawlawi Ziya ul-Haq(又名 Abu Omar Al-Khorasani)(未列入名单)为该团体自成立以来的第四个“埃米尔”。⁶⁸

65. 基地组织继续将阿富汗视为其领导人的避风港，这是基于其与塔利班的长期紧密联系。艾曼·扎瓦希里、哈姆扎·本·拉丹(未列名)和塔利班领导人在公开声明中一再强调了基地组织与塔利班之间结盟的重要性。基地组织正在寻求加强其在巴达赫尚省的存在，特别是与塔吉克斯坦接壤的斯海南地区存在。基地组织急于扩大其在帕克蒂卡省巴玛尔地区存在。哈卡尼网络(TAc.012)与基地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基地组织成员充当塔利班人员及其家属的教官和宗教教师。

66. 据会员国称，在巴达赫尚省有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北高加索和巴基斯坦的大约500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据报告，这些作战人员在塔利班旗下活动。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缺乏独立的收入来源，依靠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其中基地组织提供了大部分财政支持。隶属于基地组织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88)在巴达赫尚省塔利班控制的地区仍有存在。该团体的当地领导人是 Hajji Furqan(未列入名单)；Mawlawi Ibrahim(未列入名单)担任其副手。中亚的安全风险主要来自巴达赫尚省境内的这些极端分子，其中也包括 Jamaat Ansarullah。

⁶⁷ 会员国资料。

⁶⁸ 会员国资料。

67. 2018年9月22日, 24名伊朗人在阿瓦士市身亡, 60人受伤。信息证实了伊黎伊斯兰国在策划和实施袭击中的作用。⁶⁹ 在过去两年里, 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袭击造成41人死亡, 100多人受伤。据报告, 为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增加, 边界管制随之增强。

F. 东南亚

68. 尽管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成功袭击的次数相对较少, 但该区域的会员国认为目前的恐怖威胁很大, 特别是来自与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有关联团体的威胁。它们指出, 各国当局作出努力, 试图在恐袭计划阶段就将其破坏, 取得了一些成功。

69. 会员国强调指出的挑战包括持续监测或拘留返回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这一任务需大量的资源投入, 以及是否和如何遣返目前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被拘留战斗人员的问题。⁷⁰ 还有与遣返被拘留或死亡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家属有关的复杂问题, 据评估, 其中一些人返回后需要密切监测和广泛的社会服务。

70. 一些会员国对“旅行未遂者”、即无法到达伊拉克或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人感到关切, 他们回国后打算实施暴力行为并加强伊黎伊斯兰国核心机构的信息, 即该团体仍然可以生存并在全球维持存在。一个会员国指出, 一些从冲突地区返回的人带着大量现金, 并试图以此获得新的身份。在一个案例中, 一名回返战斗人员试图建立一个专门招聘移民工人的职业介绍所。还有一些非东南亚籍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前往东南亚, 以避免在原籍国被拘留或受到惩罚。据会员国称, 该区域的一些恐怖主义袭击是由伊黎伊斯兰国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核心机构资助的。

71. 如上一次报告所述(见 S/2018/705, 第 66 段), 2018 年 5 月中旬, 印度尼西亚遭受了伊黎伊斯兰国附属的 Jamaah Ansharut Daulah 成员的一系列袭击, 其中包括由一些家庭及其未成年子女发起的三起自杀爆炸袭击。印度尼西亚当局随后进行的调查引起了人们的关切, 人们认为这类袭击可能反映了自杀爆炸的新模式, 并指出, 一个前往哈里发国的“旅行未遂者”为这些袭击提供了一些灵感。2018 年期间, 印度尼西亚发生了 20 多起针对警察和宗教机构的恐怖袭击; 这类攻击主要归因于 Jamaah Ansharut Daulah。⁷¹

72. 菲律宾当局继续面临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寻求进入菲律宾、特别是南部地区有关的挑战。2018 年 7 月 31 日, 一名德国-摩洛哥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使用车载简易爆炸装置在巴斯兰岛发动自杀式袭击。伊黎伊斯兰国后来宣称对这起爆炸事件负责, 这标志着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在菲律宾境内首次行动成功。⁷² 上一次报告强调了马拉维市被围困的后果(见 S/2018/705, 第 67 段)。会员国评估

⁶⁹ 会员国资料。

⁷⁰ 会员国资料。

⁷¹ 会员国资料。

⁷² 会员国资料。

称，当地小股团体在那里持续构成威胁，它们企图发动攻击，突出表现它们继续存在，并引起伊黎伊斯兰国核心机构的注意。

73. 东南亚的互联网用户属于世界上人数最多之列。会员国指出一些困难，即社交媒体平台对宣传暴力极端主义的内容反应不够快，或者某些平台上的某些功能阻碍了政府当局识别并删除此类内容的努力。一些国家观察到从脸书、Instagram 和谷歌等平台转向 Telegram 和 Wickr 等软件 and 应用程序的趋势，因为这些软件和应用允许加密通信和/或信息在一段时间后自动消失。会员国报告说，个人的网上自我激进化仍然是一项重大挑战。

74. 青少年和妇女在该区域袭击或未遂袭击中的作用似乎正在演变，伊黎伊斯兰国起初不鼓励妇女参与，但最近邀请妇女直接参与(2018 年 5 月的洒水袭击中包括充当自杀炸弹者的有孩子的女性们)。73 会员国注意到，青少年越来越容易被招募，虽然他们曾一度可能是被动的支持者，但最近发现他们参与了策划袭击和制造简易爆炸装置。最近一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被打死，此人 5 岁时，其父亲帮助发动了 2002 年巴厘岛旅馆爆炸事件。

三. 影响评估

A. 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及努斯拉阵线经费筹措的第 2199(2015)号决议

75. 据评估，伊黎伊斯兰国仍可获得大量财政储备，估计在 5 000 万至 3 亿美元之间。虽然持续失去领土消除了一些主要的收入来源，但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现在的财政支出项目减少了。该团体仍可获得大量财政储备，将继续开展其行动。

76. 伊黎伊斯兰国可利用的其他创收来源包括勒索、绑架勒索和其他犯罪活动。虽然伊黎伊斯兰国不再开采和销售大量石油，但该团体能够在石油和其他货物运往其可以投射其力量的地区时索取付款。伊黎伊斯兰国仍有能力通过敲诈生活在偏远农村社区和以前由伊黎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的平民，重振目前不活跃的收入来源。据信，该团体还保留了对生活在其控制下的人口的情报和数据；这些资料可供日后创收之用。

77. 据报告，一个会员国于 2018 年 5 月获得的一份伊黎伊斯兰国文件描述了伊黎伊斯兰国在面临领土损失时将如何维持财政业务，主要是通过破坏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在平民中的表现和信誉的行动，包括渗透地方政府和建立幌子公司。鼓励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优先采取用于阻碍经济进步、稳定和重建以及破坏经济基础设施的行动。

78. 伊黎伊斯兰国小股团体越来越被期待能够自我维持。伊黎伊斯兰国的个别成员被指示使用家庭成员提供的资金、轻微犯罪所得甚至学校贷款，自筹资金发动

⁷³ 会员国资料。

攻击。一个会员国指出，伊黎伊斯兰国收入减少的一个后果是导致该组织对犯错成员处以罚款，而不是体罚或死刑。

79. 伊黎伊斯兰国前成员报告说，该团体仍可获得金融专业知识，并继续利用精通计算机的成员。非正规金融部门、特别是未注册的货币服务企业，仍然是发起涉及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资金转移的最普遍手段。据报道，黄金交易所也是非法资金流入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来源。

80. 一些会员国强调指出，伊黎伊斯兰国的声明鼓励使用新的金融技术，包括加密货币。据会员国评估，这些货币目前不是伊黎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的重要收入来源。⁷⁴ 然而，政府当局报告称，在涉及传统货币的新金融技术方面存在监督和治理方面的挑战，这些新技术有能力建立近乎即时的结算机制，有时没有确保对资金转移的发起者和受益人进行适当制裁筛检的必要相应控制措施。

81. 2018年12月初，俄罗斯联邦逮捕了7人，罪名是向伊黎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提供支持。据报告，2016年至2018年期间，他们以建造清真寺和向难民提供援助为借口筹集资金。据信约有50万美元被转用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82. 尽管与会员国进行了有系统的协商，但监测组未能确定伊黎伊斯兰国是否曾从奴役或性暴力行为中获得大量资金，尽管其无疑在所谓的“哈里发国”内部大规模参与此类犯罪。会员国还广泛同意这样的分析，即伊黎伊斯兰国没有系统或全面利用掠夺和买卖古董和文物的资金潜力。然而，在对其掠夺的东西有更多的了解之前，以及在强化侦查和执法工作产生更多的信息之前，无法就此作出确切结论。

B. 关于文化遗产的第 2347(2017)号决议

8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组继续与会员国和相关国际组织接触，重点是破坏恐怖主义团体从偷运文化财产中获益的能力，并提高对第 2347(2017)号决议及其所载措施的认识。几个会员国报告说，在执行保护文化遗产的有效国家法律框架方面遇到了困难。

84. 在这方面，2018年4月，会员国设立了一个非正式的“文化遗产保护之友小组”。该小组向更广泛的联合国会员国开放，目的是作为一个平台，通过提高认识、鼓励执行现有国际法律框架、分享最佳做法和加强协同增效，支持会员国执行第 2347(2017)号决议所要求的措施。⁷⁵

85.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尚未加入文化遗产保护之友小组的会员国考虑加入该小组，以加强会员国打击破坏和贩运文化财产的努力。

⁷⁴ 美国司法部于2018年11月26日宣布一名妇女认罪。她购买了62000美元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并发起了给伊黎伊斯兰国幌子空壳公司的电汇。(司法部公共事务办公室，“纽约妇女承认犯有向伊黎伊斯兰国提供实质支持的罪行”，2018年11月26日)。

⁷⁵ 该小组已得到来自所有区域组的20多个国家的支持。

86. 海关当局在打击非法交易被劫掠和被盗窃文化财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2018年11月30日，世界海关组织推出了一本关于防止非法贩运文化遗产的培训手册，将用于该组织就这一专题开展的专门培训。这一独特的培训方案包括若干标准单元，以及为满足有关区域和国家的具体需要而设计的其他单元。

87. 关于防止非法贩运文化遗产的培训旨在为前线海关官员提供业务工具，并可部署到多个入境点，如机场、陆路过境点和海港，以及监视和情报小组。它得到世界海关组织的 ARCHEO 平台等其他工具的支持，以及世界海关组织其他方案的要素特别是数据分析工具的支持。⁷⁶ 第一次开展培训是于2018年12月在达喀尔举行的，中西部非洲区域的17个海关当局参加了培训。这次培训是由世界海关组织与塞内加尔海关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驻塞内加尔区域办事处合作举办的。

88.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它们资助在重点国家和区域开展世界海关组织关于防止非法贩运文化遗产的培训，并鼓励各国海关当局申请这一培训。

C. 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转移者的第 2396(2017)号决议

8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组继续向会员国对话者宣传安全理事会第 2396(2017)号决议，强调该决议在应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转移者、被拘留者和过境人员构成的威胁方面提供的指导。

90. 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及其家属没有大规模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逃离或疏散，但人们以下列方式净流出核心冲突区：个人从主动作战转移到被拘留、藏匿或过境；被拘留者被驱逐，成为回返者；被释放后成为过境者或被异地安置者；过境者转移，通常成为回返者。还有一些人从核心冲突区及其邻近地区、特别是从叙利亚边界净流入伊拉克。⁷⁷

91. 还有“旅行未遂者”现象，这些人是有意图前往核心冲突地区的伊黎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的支持者，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成行。这些人与来自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人数相对较少的转移者一起，可能成为前往阿富汗、东南亚、也门、索马里、西非和北非等其他冲突地区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其他战区吸引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绝大多数来自本区域，与加入所谓“哈里发国”的40 000多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相比，人数相对较少。⁷⁸

92. 可靠数字很难获得，但伊拉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其他会员国当局将继续处理与前所谓“哈里发国”有关联的大量人员。处理家属、或在某些情况下假装是家属的女性恐怖分子问题，尤其具有挑战性。激进化的妇女以及激进的、被摧残过的或受过精神创伤的未成年人也可能构成严重威胁。

⁷⁶ ARCHEO 是海关、其他执法机构和主管国家当局、国际组织以及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专家之间进行信息交流与合作的实时交流工具，目的是防止贩运文化财产。见安全理事会第 2347(2017)号决议第 17(f)段和 S/2016/629 号文件第 85 和 86 段。

⁷⁷ 会员国资料。

⁷⁸ 会员国资料。

93. 根据一项评估,仅在伊拉克就有 13 000 名 13 岁以下的儿童没有确定的国籍。他们没有证件,或是出生时没有登记。其中一些未成年人可能父母是伊拉克人;还有一些人父母中一人或两人均为外国籍。⁷⁹ 会员国称这些人是一个代际挑战,如果他们不融入社会,将构成直接威胁,或在成长过程中在今后 20 年内构成这种威胁。一些会员国认为,原籍国或国籍国在帮助关押被拘留者的国家按照适当程序将他们转移工作上做得不够,因而没有承担应对这一挑战的应负责任。

四. 制裁措施

A. 旅行禁令

9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组通过访问会员国,继续提高对第 2396(2017)、2309(2016)和 2368(2017)号决议的认识。监测组注意到,许多会员国仍在努力应对与有效边境管理有关的复杂挑战,以及与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构成的威胁(见 S/2018/705, 第 87 段)。第 2396(2017)号决议要求各国通过有效的旅客过滤、对照观察名单和数据库、收集生物识别技术和加强信息交流以加强边境安全。监测组注意到会员国采取的各种努力,如会员国继续发放新的旅行证件,这些证件符合加强旅行证件安全的要求,并吸纳了最近在证件安全领域取得的进展。在某些情况下,会员国注意到相貌相似或冒充旅行者身份的欺诈行为有所增加。这令人关切,因为回返者和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继续寻求绕过边界安保的途径。

95. 监测组继续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组织)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空运协会)接触,并注意会员国为适应和改进电子护照的安全特点所作的努力。监测组鼓励各国加入民航组织公钥目录,这是一个储存库,使各国能够核实电子护照芯片中的生物特征和履历数据。目前,约有 120 个国家签发电子护照,60 个国家参加了该目录。许多其他国家缺乏必要的读卡器和辅助基础设施来支持过境点的电子护照功能。因此,手工或实物检查旅行证件仍然很普遍,这有可能使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利用边界管制方面的弱点为其旅行提供便利。

96. 生物识别技术是加强对旅行者核查的一个宝贵工具,在许多国家的边境管制应用中得到广泛应用,指纹、视网膜扫描或其他形式的面部识别技术经常用于验证旅行者的身份和证件。⁸⁰ 在将预报旅客资料/旅客姓名记录数据纳入这些应用程序方面也取得了进展。然而,各国在数据隐私、数据保护和管理以及信息共享方面仍然面临挑战。此外,尽管会员国必须确保查明回返和重新安置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身份,但它们在对未成年儿童应用某些生物识别技术方面面临挑战。⁸¹ 最后,将生物特征数据纳入政府系统的复杂性可能需要很长的筹备时间,从而进一步拖延了这类做法的广泛采用。

⁷⁹ 会员国资料。

⁸⁰ 会员国资料。

⁸¹ 会员国资料。

97. 尽管普遍认为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机构间合作是良好做法，但这仍然是一项关键挑战。与此同时，各国继续利用区域和国际数据库，包括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数据库，其中包括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以及可疑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数据库。然而，令人关切的是，并非所有边界管制点都能接入这些数据库，而且许多国家的边境点之间缺乏互联互通。此外，许多国家没有参与将信息输入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数据库，这意味着会员国可能无法获得拦截所需的一些重要信息。⁸²

98.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强调国际刑警组织与委员会之间的合作，同时强调必须确保所有边境点均能接入数据库，以便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以及可疑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数据库为据进行甄别，其中包括未列入名单的个人。

B. 资产冻结

99. 监测组继续与金融行动任务组和类似的区域机构合作，收集会员国为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和实施资产冻结所作努力的信息。任务组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其中指出，金融行动任务组全球网络成员继续“采取强有力、协调一致的行动，打击向伊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及其附属组织提供资金行为”。⁸³

100. 会员国不定期向监测组报告了查明和冻结属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上个人和实体的资产的努力结果。但是，尚未对冻结资产进行全面审查，只有会员国改进报告后，才有可能进行全面审查。

101.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回顾第 2368(2017)号决议第 44 段规定的要求，即提供执行情况报告，其中包括关于冻结资产的任何现有信息，并与监测组分享此类信息。

C. 武器禁运

102. 监测组以前曾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强调恐怖分子在冲突区内使用无人驾驶飞机系统的上升趋势，并鼓励在向与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团体活动的地区出口此类装置时，应加强尽职调查(见 S/2017/875)。

103. 会员国继续向监测组通报冲突区内无人驾驶飞机系统构成的威胁以及可能受到伊黎伊斯兰国启发的行为者在冲突区以外将商用成品无人驾驶飞机武器化所构成的威胁。另据报告，伊黎伊斯兰国核心机构继续通过一个分层的购买者网络采购商用成品无人驾驶飞机，这些购买者组成了一些小团体，分散在若干国家。其中一个网络参与将无人机从西欧经土耳其运往伊拉克，于 2018 年 9 月被捣毁。在乍得湖流域，伊斯兰国西非省使用无人机进行侦察和监视，这令人担心它可能

⁸² 会员国资料。

⁸³ “金融行动任务组监测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风险和为打击向伊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及其附属组织提供资金行为而采取的行动”，2018 年 10 月 19 日(巴黎)。可查阅：www.fatf-gafi.org/publications/methodsandtrends/documents/isil-alqaeda-affiliates-financing-update.html。

企图将无人机用于攻击。⁸⁴ 一个会员国报告说，努斯拉阵线多次使用简易固定翼无人机袭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侯迈米姆空军基地。

104. 由于爱好者购买的无人机数量呈指数增长，而且该技术的成本也在下降，无人驾驶飞机系统被用于恐怖主义的威胁很可能会增加。无人机技术的迅速进步，包括速度、有效载荷、燃料组件和抗无线电拦截等方面的进步，将进一步提高打击这一威胁的成本和难度。

105. 会员国报告说，在减轻这一威胁方面的重要挑战包括不同管辖区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会员国认为，在不影响执法和新兴技术内在商业机会的前提下，有必要开展合作，发展国际监管框架的基本要素。在这方面，监测组欢迎目前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开展的若干国家间举措，包括：全球反恐论坛提出的用于打击无人驾驶飞机系统威胁的举措；北约关于无人机威胁的讲习班和针对雷达截面小的低空无人机的非致命武器演习；注意到在莫斯科举行的特别事务、安保机构和执法机关负责人会议，主题为与恐怖分子使用无人驾驶飞机和机器人系统有关的威胁；国际刑警组织打算制定执法和行业全球准则，以促进会员国之间协调一致的进程。

106.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信会员国，鼓励尚未这样做的会员国按照通过紧急全球倡议制定的国际最佳做法，制定本国的打击恐怖分子使用无人驾驶飞机系统战略。还应鼓励具备必要能力的会员国加强努力，分享关于事件利用、取证研究和拦截的培训和专业知识，以加强克服这一威胁的总体国际能力。

107. 从所谓的“哈里发国”时期开始，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就拥有一批武器。⁸⁵ 此外，在冲突地区仍有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补给线，为恐怖组织提供补给。据报告，有来自东欧国家的武器流向中东和北非，其方式包括将合法终端用户武器用户的订单转移给非法用户。据一个会员国称，武器制造商以过期许可证生产AK-47轻机枪，并将其送往冲突地区。卷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冲突的一个会员国报告说，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供应的武器至少有一部分是根据一份有误导性的最终用户证书转移的。此外，会员国继续强调使用被转为他用的雷管和商用化学品制造简易爆炸装置的威胁。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伊拉克发生的绝大多数涉及这类装置的袭击都涉及这类化学品，而不是军用弹药。

108.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制定国家外联举措，促进与生产、销售或分发含有商用爆炸性化学品的产品的私营部门实体的接触，并帮助当地企业培训雇员识别相关化学品和可疑采购行为并建立向执法机构报告的适当程序。

109. 监测组还建议，委员会在致会员国的通信中鼓励采取限制有害使用两用部件的良好做法，包括为此对化学成分进行爆破-弹性测试、标识为合法用途的雷管和爆炸物的识别技术以及适当的实体安全和储存管理措施。

⁸⁴ 会员国资料。

⁸⁵ 会员国资料。

五.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110. 2018年7月至12月，监测组开展了25次国别和技术访问。监测组宣传制裁制度，为此参加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教科文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欧洲联盟、全球反恐论坛、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举办的32次国际大会、会议和讲习班。监测组举行了一次情报和安全部门区域会议，重点讨论伊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以及关联个人和实体在东南亚构成的威胁。监测组利用这一论坛宣传制裁制度，将其作为国家反恐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鼓励加强区域、次区域和双边合作及情报共享，以应对这一威胁。

111. 监测组继续与金融、能源、文物及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的实体和团体接触。监测组在中国南京举行的欧亚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工作组第二十八次全体会议上被接纳为观察员。监测组继续与信息和技术私营部门的利益攸关方合作，参加了信通技术促进和平基金会和反恐怖主义执行局举办的几次讲习班和一次特别会议。在这些活动期间，监测组提高了人们对制裁制度的各项规定和制裁名单的认识。监测组继续与执行局和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密切合作，编写秘书长法定报告。⁸⁶ 监测组依然是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反恐执行工作队工作组的活跃成员。2018年12月6日，监测组参加了《联合国全球反恐协调契约》的启动工作。

112. 监测组欢迎通过 1267mt@un.org 对本报告提出反馈意见。

⁸⁶ 安全理事会第2368(2017)号决议，第101段。

附件

制裁名单个人和实体提出或涉及的诉讼

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本附件所述情况没有变化。
2. 下文说明已知的待决或近期已结案的涉及制裁名单所列或被委员会从名单中除名的个人和实体的法律诉讼情况。

巴基斯坦

3. 在 2003 年的一项不利裁决引起巴基斯坦政府提出上诉后，拉希德信托公司(QDe.005)就对其适用制裁措施一事提起的诉讼仍在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待决。阿赫塔尔国际信托(QDe.121)提起的类似诉讼仍在省高等法院待决。¹
4. 除了上文提到的两个案件，巴基斯坦救济基金会(以 Al-Akhtar Trust International 的别称被列名)一名受托人就冻结他的银行账户提出起诉。²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5. 联合王国就对其一项决定的司法审查提出的异议进行抗辩，该决定涉及根据本制裁制度列名的下列个人：Abdulbasit Abdulrahim、Abdulbaqi Mohammed Khaled 和 Maftah Mohamed Elmabruk(均已除名)。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审理内容涉及秘密证据的使用和披露级别的要求。³

¹ 巴基斯坦提供的信息。

² 巴基斯坦提供的信息。

³ 联合王国提供的信息。